



09.03
抗戰勝利69周年

大公報 堅持抗戰見證「落日」



▼「密蘇里」號戰艦上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，大公報記者黎秀石攝於1945年9月2日



▲1945年8月，重慶市民爭購報道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報

有些日子，人們永遠不會忘記。1945年9月2日，日本在美艦「密蘇里」號上簽字投降。當天艦上僅有三位中國記者，就有兩位來自大公報——朱啟平和黎秀石。他們距簽字桌不過三五丈遠，親身見證了昔日在中國趾高氣揚的日本軍閥俯首稱降的重要時刻，稿件在大公報刊發後，舉國歡騰。就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之際，讓我們追隨大公報記者那些深具歷史厚重感的文字，去重溫當年飽經戰爭血雨腥風的中國人民，洗盡國恥、重獲和平時的百感交集。 文：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



1941年5月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評選大公報為最佳外國報紙，贈予榮譽獎章，這是中國新聞界第一次獲得這一項國際榮譽。密蘇里新聞學院這樣評價大公報：「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，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，始終充實而精粹，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至巨。」



版面見證抗戰勝利

經典重溫

落日

(大公報記者朱啟平1945年9月3日寫於橫濱賀港中軍艦上)

●九時整，麥克阿瑟和尼米茲、海爾賽走出將領指揮室。麥克阿瑟走到擴音機前，尼米茲則站到徐永昌將軍的右面，立於第一名代表的位置。海爾賽列入海軍將領組，站在首位。麥克阿瑟執筆講稿在手，極清晰、極莊嚴、一個字一個字對着擴音機宣讀。日本代表團肅立靜聽。麥克阿瑟讀到最後，昂首向日本代表團說：「我現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，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，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。」他說完後，一個日本人走到桌前，審視那兩份像大書夾一樣白紙黑字的投降書，證明無誤，然後又折回入隊。重光葵掙扎上前行近簽字桌，除帽放在桌上，斜身入椅，倚杖椅邊，除手套，執投降書看了約一分鐘，才從衣袋裡取出一支自來水筆，在兩份投降書上分別簽了字。梅津美治郎隨即也簽了字。

●麥克阿瑟接着又宣布：「中華民國代表在簽字。」徐永昌步至桌前，由王之陪同簽字。這時我轉眼看日本代表，他們像木頭人一樣站立在那裡。之後，英、蘇、澳、加、法、荷等國代表在麥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時，先後出列向麥克阿瑟敬禮後，請人陪同簽字。陪同的人澳洲最多，有四個，荷蘭、新西蘭最少，各一人。各國代表在簽字時的態度以美國最安閒，中國最嚴肅，英國最歡愉，蘇聯最威武。荷蘭代表在簽字前，曾和麥克阿瑟商量過。全體簽字畢，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，退入將領指揮室，看表是九點三十分。我猛然一震，「九、一八」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，隨即佔領東北；一九三三年又強迫我們和偽滿通車，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，到站時間也正好是九點三十分。現在十四年過去了。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在這個時刻，在東京灣簽字投降了，天網恢恢，天理昭彰，其此之謂歟！

●按預定程序，日本代表應該隨即取了他們那一份投降書（另一份由盟國保存）離場，但是他們還是站在那裡。麥克阿瑟的參謀長蘇賽蘭將軍本來是負責把那份投降書交給日方的，這時他卻站在簽字桌旁，板着脸和日本人說話，似乎在商量什麼。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記者們議論紛紛。後來看見蘇賽蘭在投降書上拿筆寫了半晌，日本人才點頭把那份投降書取去。事後得知，原來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書上簽字時簽低了一格，佔了法國簽字的位置，法國代表順着簽錯了地方，隨後的各國代表跟着也都簽錯了，荷蘭代表首先發現這錯誤，所以才和麥克阿瑟商量。蘇賽蘭後來用筆依着規定的簽字地方予以更正，旁邊附上自己的簽字作為證明。倒霉的日本人，連份投降書也不是乾乾淨淨的。（節錄）

大公名記者記錄歷史

自古英雄多磨礪，一百餘年間，大公報為新聞界培養了大量「名記」，當年同在「密蘇里」號上見證日本簽字投降的朱啟平和黎秀石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朱啟平 《落日》成傳世之作



朱啟平祖籍浙江海鹽，1915年11月生於上海，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，於1993年病逝美國家中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他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：應派記者赴世界各大戰區，向中國人民報道反法西斯戰爭實況，以鼓舞廣大民眾的抗戰決心。1945年9月2日，朱啟平親身採訪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，當時在場各國記者可謂高手雲集，他的觀察角度卻獨樹一幟，發回的長篇通訊《落日》被公認為脫穎而出的「狀元之作」。《落日》的字裡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，打動了千千萬萬中國人，成為永垂史冊的經典，被許多書籍所轉載，還被收入大學新聞教材。

黎秀石 深入報道日本投降



黎秀石1914年1月出生於廣東南海，1935年從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後，便在桂林大公報擔任編輯。日本侵華期間被迫離職時，在重慶總館的總經理胡政之打電話來指示疏散，問他願不願意到緬甸去採訪，他答覆說「我去。」就這樣開始了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生涯。1945年9月2日，見證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後，黎秀石第一時間採訪了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，請其發表接受日本投降的感受。隨後，他趕寫出這則消息和通訊稿《懲前毖後》、《日本人在想些什麼？》，連同新聞照片一起發回報社。9月4日，大公報重慶版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幾篇文章。黎秀石於2007年5月去世。

日本請降 中國人潮水般湧上街頭

8月10日傍晚，日本投降的消息，經美駐華使館傳到重慶。頓時整個城市沸騰了，人得像潮水般湧上街頭，長時期遭受侵略、蹂躪、轟炸之苦的民眾，以各種方式宣泄、張揚着他們壓抑已久的心緒。

各家報社的記者，頻繁奔馳於市區大街小巷，記錄這千載難逢的盛大喜事。大公報記者陳凡描寫道：「這是八年來沒有見的場面，沒有人能辨得清各種聲音，沒有筆墨能形容這種場面。記者跑遍了整個重慶，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平靜地說一句話，沒有一處不在動，大家的衣服都為汗濕透了，許多人的喉嚨都啞了。」8月15日，國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，將各界歡慶抗戰勝利的熱情推至高潮。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特意交代排字工人，刻下5個超大字號的鉛字。當天，人們在大公報的號外上看到了這5個八欄高的標題大字「日本投降矣！」

當日大公報的社評寫道：中華民族不是沒有光榮的歷史，中華民族更不是一個卑屈的民族，但是，近百年來，尤自「甲午戰爭」這50年來，中國受這個後起的鄰邦侵略壓迫，真是恥辱重重，記不勝記！日本投降了，中國勝利了，世界和平重現了！中國人在今天真可以抬頭看人了，這一天，讓所有經歷了「九一八」後14年殊死抗爭而活下來的中國人終生難忘！

日本簽字 舊恥已消雪 中國應新生

激動人心的時刻接踵而來。1945年9月2日，大公報戰地記者朱啟平在美國超級戰艦「密蘇里」號上，記錄了日本代表簽字投降儀式。

朱啟平在其傳世佳作《落日》中寫道，「密蘇里」號艦的主甲板有兩三個足球場大，但這時也顯得小了，走動不開。海面上艦船如林，幾乎都是載着各國官兵來「密蘇里」號艦參加典禮的。

當時，艦上共有世界各國200多名記者，只有3位來自中國。朱啟平站在一座在20厘米口徑的機關槍上臨時搭起的木台上，距離簽字桌只有兩三丈遠。而他的同事、另一位大公報記者黎秀石，則站在第二層甲板，居高臨下正對着簽字台，正是拍照的絕佳角度。

接近9時，日本代表入場。外相重光葵臂上掛着手杖，一條真腿一條假腿，走起路來一蹣一拐，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緊隨其後。朱啟平寫道：「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熟人，當年在我們的國土上不可一世，曾幾何時，現在在這裡重逢了。」目睹這一幕的黎秀石也覺得，「憤怒的心臟似乎要跳出胸膛，我緊咬牙關控制住自己的激動，用相機記錄下這個瞬間，要讓中國人知道，這些曾經趾高氣揚的人也有今天！」

9時9分，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分別在投降書上簽字。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則代表聯合國在日本投降文件上簽名。隨後是同盟國各國代表簽字。看到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走上前，黎秀石的「眼眶充滿淚水，種種思緒沖上心頭」，他抓起相機拍了兩張中國代表在「密蘇里」號簽字受降的照片，留下珍貴的歷史一刻。

9月3日上午，國民政府舉行抗戰勝利慶祝會。這象徵八年抗戰結束、和平安寧到來的汽笛聲響徹雲霄，將中國民眾積存八年甚至更久的苦悶一掃而空。

的確，「舊恥已消雪，中國應新生！」僅僅4年零25天之後，一個全新的中國就開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。

傾一腔愛國熱情 寫千篇抗戰文章



▲1939年12月，日軍表示要對大公報開始「小樣檢查」，大公報拒絕送檢，於限期前一天斷然停刊

八年抗戰期間，大公報為共赴國難，曾5次搬遷，天津、上海、漢口、香港、桂林等館的資財設備全部委棄，歷盡艱險，沒在日寇統治下辦過一天報。一家沒有得到當局任何資助的民辦報紙，能夠如此堅定地毀報辭職，克盡責責，贏得業界尊重。1941年，毛澤東在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逝世後發給大公報的唁電中，稱讚張「堅持團結抗戰，功在國家」。這既是对張季鸞個人抗日言行的肯定，也是對大公報整個報紙的抗日愛國思想的肯定。周恩來也在1958年會見費彝民時說，大公報「第一是愛國的，第二是堅決抗日的」。

首先，從版面上看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大公報開闢了《60年來中國與日本》專欄，讓民眾了解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華史和中國對日史以「明恥」，並增闢《軍事周刊》，向國民「教戰」；副刊上的《戰線》、《文藝》等欄目保留藝術

風格多樣性之餘，也突出鮮明的抗戰色彩；還刊載大量軍事新聞通訊，如陳紀澄採寫的淪陷後之中國東北、范長江採寫的紅軍長征系列通訊、蕭乾採寫的二次歐洲戰局報道等，促進民眾對整個抗戰局勢的了解。

抗戰時期多次募捐救災

其次，大公報特別注重發揮張季鸞、王芸生、徐錦成、金誠夫等一大批嫉惡如仇、滿腹經綸的評論大家的作用，以一篇篇旗幟鮮明的評論來「天南地北，和日閻廝拚」，並根據社會現實，為政府提出「明恥教戰」、「內蓄國力、外結友援」等主張，為全國團結抗戰發揮積極作用。

再次，整個抗戰時期，大公報還發起募捐救災活動20多次，勞軍募捐活動11次，並多次組織報紙義賣，從物質上為抗戰事業盡綿薄之力。